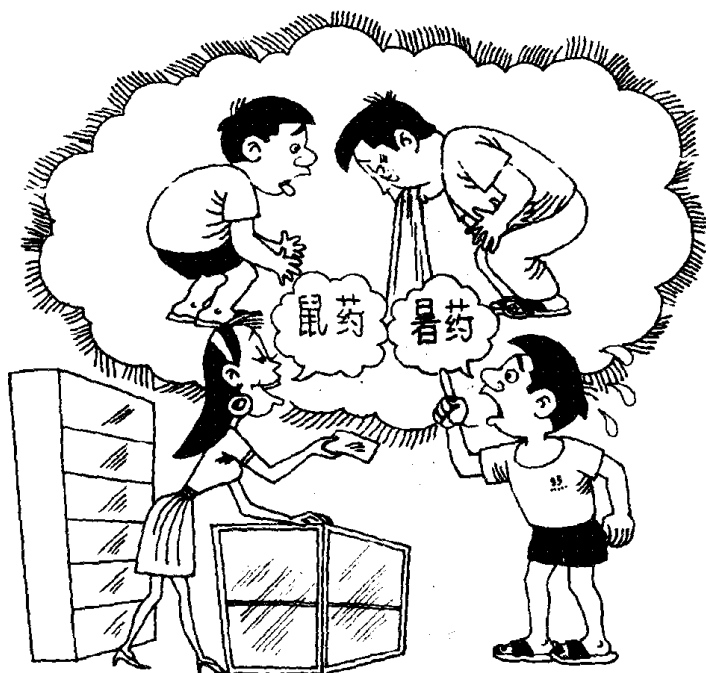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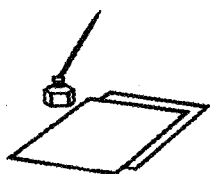




买药

江舟·文
麦荣邦·画

盛夏的某一天，朋友中暑，家人急去药店买药：“有暑药吗？”“有。”当柜的小姐拿出一纸包，上书“氟乙酰胺”四字。家人缺乏药物知识，问道：“是暑药吗？”“是的，这是高效的，一用便灵。”朋友服后，上吐下泻，送至医院抢救，方知是“吃错药”，“氟乙酰胺”是毒老鼠用的。家人说的是“暑药”，小姐听成“鼠药”，一字之差，差点要了朋友的小命。



咬文嚼字

1998年7月

第七期

(总第四十三期)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74号

编辑部电话: 64372608-205

邮购部电话: 64372608-251

邮政编码: 200020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

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1.5 字数 43 000

1998年7月第1版

199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11-983-X/H·58

定价: 2.00元

目 录

润物细无声

——吕叔湘先生与《咬文嚼字》

.....郝铭鉴(4)

第七号战报

《农民文摘》1998年第2期编校差错(8)

也说“钻核”.....汪 珩(8)

《穷家富路》文不对题.....辛南生(9)

这是“爱巢”吗?.....朱朴之(9)

“纹身”应为“文身”.....万木丹(10)

“结膜囊”不是“角膜囊”.....孟昭鹏(10)

“忌口”的混乱.....邢 罗(11)

此“东”非彼“东”.....于观吾(11)

“才女”三误.....秦 超(12)

数字的漏洞.....屠林明等(13)

砾牙的“沙子”.....飞 飞(14)

惊见“同志”又一说.....李小平(15)

话说《瞭望》上的两则广告.....李春秀等(16)

广告歧义二例.....凌 乙(17)

“~~~~”:学生的疑问.....邱剑云(18)

“大漠孤烟直”一解.....孙焕英(19)

我从楼上“堕下”.....如 逸(21)

“丽”字三问.....杜庆生(22)

赫思先的故事.....郝恩光(23)

· 闲谈 ·

- 1998年不等于戊寅年 孙汉洲(24)
名句翻译岂能大意 贾 进(25)

· 字里乾坤 ·

- “社”的变迁 何 璟(27)
冠帽、钱币怎成“巾”
——部首疑义解析之四 之 其(28)
“主”与“火” 周 斌(30)

· 词语春秋 ·

- 都市流行语漫谈(三) 高 虹(32)
某：一个特殊的谦词 何志昌(37)

· 报刊扫描 ·

- 《老子》中没有“大智若愚” 述 之(38)
“他”是谁 丁 益(39)
“整整”不整 董惠宁(41)
由下降超过一倍说起 刘汝燮等(42)
信步何须缰 章锡良(43)
古人今人莫搞错 舒宝璋(44)
蒲松龄改姓 徐世华(45)
“援手”难伸 胡一之(46)

· 语言 ·

- 演奏音乐会 刘敬涛(14)
指标岂能贯彻 王建忠(23)
漏了两位 王中原(26)
“国务院院士”? 朱泳斌(31)
“纷纷设有” 张 斌(46)

· 问津 ·

- 和·行·畜 仇之容设计(47)
《色彩的学问》参考答案 (48)

· 知识 ·

- 买药 江 舟 麦荣邦(1)

顾问 胡裕树 张 斌
濮之珍
主编 郝铭鉴
编委 李玲璞 何伟渔
陈必祥 金文明
姚以思

特约编委

汪惠迪(新加坡)
林国安(马来西亚)
田小琳(香港)

责任编辑 唐让之
发稿编辑 韩秀凤
责任审读 郦仁琰
封面设计 官 超
特约校读 王瑞祥



润物细无声

——吕叔湘先生与《咬文嚼字》

郝铭鉴



吕叔湘先生在寓所客厅接受本文作者采访

4月17日，一个平常的日子，编辑部照例收到了一大摞邮件。往常处理这些邮件，堪称是一种享受，这天拆开其中的一封信时，全体同人顿时陷入了沉默。这是发自北京的一份讣告：吕叔湘先生4月9日与世长辞了。我

们早就知道吕老一年多来一直住在医院里,知道他曾坦然说过“我是出不了医院了”,但读到这份讣告,还是感到震惊莫名、悲痛难忍!大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吕老与《咬文嚼字》的一幕幕往事。

《咬文嚼字》的前身是一份同名小报:16开,4版,内部赠阅。它创办于1992年年初,出了几期之后,居然颇受同行青睐。作为责任编辑的我一天忽发奇想,想请吕老为小报题写报名,并很快通过辞典编纂专家金文明先生向吕老提出了这一请求。可事后冷静一想,不免有点后悔:吕老在当代语坛,是公认的学术领袖,而《咬文嚼字》名不见经传,甚至还没有取得公开出版的资格,让吕老为小报题签,岂非是不情之请,强人所难?

出乎意料的是,没过几天便收到了复信。吕老对小报的事表示支持,只是希望我们考虑两个问题:一是“咬文嚼字”通常带贬义,是否适合作报名,要斟酌一下;二是小报在内容上只谈文字,不及其他,将来稿源也许会发生困难,不妨扩大到语法、修辞、写作。他建议我们报名可用“说字析文”之类。收到吕老复信不久,《咬文嚼字》便因经济不堪重负而“暂别”读者,题签的事随之搁

置。但吕老的热情和认真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;特别是他关于内容不要限于文字的指点,对我们以后办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。如果说今天的《咬文嚼字》已经长出了几片嫩叶的话,那么,吕老便是最初的育苗人。

1994年9月6日,通过语文出版社社长李行健先生安排,我去拜访吕老,想就《咬文嚼字》创刊一事征求意见。那正是中秋节前几天,我拎了两盒月饼,来到了永安南里吕老的寓所。客厅的陈设简单得已经到了简陋的程度:靠墙有两把早已磨得发亮的木扶手沙发,其中一把扶手已经断裂,用塑料绳草草绑了一下。沙发边有一只不知是书橱还是板箱改制的储物架,也许比较杂乱,用一块白布遮得严严实实。就在这储物架顶上,搁着五六只图书馆常见的“报刊盒”,每只上面贴有标签,里面插着吕老每天必看的报纸。李行健先生曾向我介绍过吕老为人的朴实平淡,一踏进门便得到了深刻印证。吕老既不喝酒,后来又不抽烟,更不讲究家里的摆设。他并不是没钱,50年代初,他和朱德熙先生一起把《语法修辞讲话》的全部稿酬捐献出来,购买抗美援朝的飞机大炮;“文革”后落实政策,吕老拿到几万

元钱,用来设立青年语言学家奖金;前几年,又把六卷本《吕叔湘文集》的稿酬,捐给了家乡江苏的教育和公益事业。是的,客厅是简单以至简陋的,然而正是这客厅,展示了主人高尚的人格境界。

当时是下午3点。吕老身体不适,躺在床上。听说我已经到了,便赶忙让师母帮着穿衣。听着卧室里窸窣窸窣的忙碌的声音,我在客厅里来回踱步,内心忐忑不安,觉得不该来打扰病中的老人。一会儿,吕老颤巍巍地从屋里走了出来,坐到那把断了扶手的沙发上。看上去他是那样清癯、瘦小,却又一丝不苟。虽是匆忙中穿衣,衬衣的每一粒纽扣都扣着,连两个袖口也不例外。稀疏的白发向后梳着,纹丝不乱。他给我的感觉,就像他的语言学著作一样严谨而又严密。

稍事寒暄之后,我说明来意,汇报创办《咬文嚼字》的设想。吕老凝神倾听,没有一点倦怠。我刚把话说完,他便脱口而出:“好,好……”一连说了几个“好”字。他告诉我:“两年前的我便谈过这个问题。现在的语文报刊有两种,一种面向科研,一种面向教学。有没有面向全社会的语文刊物呢?我是没看到过。现在恰恰是社会上语言文字问题乱得很。报

纸上虽然也发一点这类文章,但都是点缀性的。所以我建议专门办一个刊物。现在你们想办,好,好……”吕老又一连说了几个“好”字。我提到刊名问题,吕老说:“我只是个建议,你们自己要拿主张。关键还是内容。你们要大胆尝试。”

批评报刊上的差错,要不要点名呢?这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个犹豫不决的问题。我告诉吕老:当年办小报时,“与人为善”,一概不点名,但全是某报某刊,含糊不清,读者不满意;而点名吧,又怕树敌太多,刊物难办。吕老一听笑着说:“办这样的刊物,肯定是吃力不讨好。赚不到钱,甚至亏本,还要得罪人。这是不用说的。有些很普遍的问题,这家报上有,那家报上也有,不点名也行;不过,点名又怎么样呢?我在生病,医生让我打针吃药,我能把医生当敌人吗?”吕老的这段话,大大鼓舞了我们办刊的勇气,《咬文嚼字》后来形成了直言不讳的风格,和吕老的教诲是直接有关的。

吕老在病中,我一开始便提醒自己,要尽量缩短访问时间;但又觉得机会难得,结果从办刊方针到栏目设置,从象、像的区别到数字用法,问个没完没了。直到起身打算告别时,还补充了一个问题:“‘很青

春’，名词‘青春’作形容词用；‘很投入’，动词‘投入’也作形容词用：这种用法可以吗？”吕老的回答是：“我说不出。”本以为吕老会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，没想到竟然是“说不出”。吕老也说不出吗？望着我惊愕的表情，吕老补充了一句：“看看再说吧。”这句话我后来琢磨了很久很久。我想，语言文字始终是在变化过程之中。有些语言现象，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的。看不到问题的复杂性，凡事一把抓，一刀切，把规范化理解为简单化，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。吕老也许是要我们在办刊过程中贯彻一种“柔性原则”吧。吕老的“说不出”，正是说出了语文刊物非常重要的办刊思想：“看看再说。”

1995年1月，《咬文嚼字》正式创刊后，我们按期寄呈吕老；我们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向吕老请安，而不敢奢望90多岁的老人会翻阅这份小册子。使我们惊喜的是，一次李行健先生打来电话，说是他到医院探望吕老，吕老告诉他有几期《咬文嚼字》没有见到，要我们补寄。这一消息又一次如春雨一样，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打动了编辑部每一位同人的心。吕老在关注我们的刊物，还有谁敢懈怠？1996年合订本出版前，我们征求几位语言文字专家对

刊物的意见，吕老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办一个刊物，专门纠正语言文字使用中的毛病，这是我多年的希望。《咬文嚼字》就正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一本刊物。”办刊几年，甘苦备尝，但有吕老这一段话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？

吕老生前曾任北大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，叶圣陶先生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时，吕老是副总编辑。他关心过的出版物何止一个《咬文嚼字》！吕老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。他不但奉献智慧，奉献稿酬，还立下遗嘱：“捐献遗体 and 眼角膜。”他在遗嘱中还交代，不留骨灰，不设标志，把骨灰埋入地下，上面种树，绿化大地。他要彻底地献出自己的一切。几年以后，绿树成阴，花团锦簇，《咬文嚼字》也随着语文规范化的脚步成长壮大，那不正是吕老的奉献精神得到发扬光大的标志吗？





第七号战报

《农民文摘》1998年第2期编校差错

编者按

毫无疑问,《农民文摘》在农村读者中是有着深厚基础的,“众矢之的”栏收到的大量来稿便是证明。这些来稿者犹如刊物本身一样朴实、敦厚,他们实话实说,长话短说,开门见山,一语中的。从这些来稿,可以看出农民读者对自己的刊物的厚爱;但由于多属“一句话评论”,这就给选稿带来了麻烦,有些意见因此未能反映到版面上来。

《农民文摘》的文章短小精悍,实用性很强,其中涉及不少农业技术问题。有些来稿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,遗憾的是,编者在这方面纯属外行,虽经请教专家,还是不敢遽下断论,为谨慎起见,有些意见也未能反映到版面上来。

如果因为以上原因,本轮战斗的战绩反映得不够充分的话,编者谨在此向作者、读者告罪;而明知来稿不一定能采用,广大读者仍一如既往,积极参战,本栏来稿源源不断,编者谨在此再次向读者、作者致谢。

也说“钻核”

第15页有《“钻核卖李”与专利品牌》一文,为历来被人笑为吝啬的晋人王戎,做了一篇“翻案”文章,读

来颇具新意。但文中关于“钻核”的解释,似还有可议之处。

王戎“钻核”,见《世说新语·俭嗇》:“王戎有好李,卖之,恐人得其种,恒钻其核。”《晋书·王戎传》也有同样的记载。王戎怕别人得到良种,就常常在李子核上钻个洞。因为

核上钻洞,核就发不出芽了。这便是“钻核卖李”的故事。后世常用这个典故来形容“阿巴公”式的人物。

可《“钻核卖李”与专利品牌》一文,对“钻核”的解释却是:“他怕人家得到李核后繁育栽种,于是便事先把李核钻取出来,只卖果肉。”“钻核”成了“把李核钻取出来”,这就不符合原意了。“钻”只是“钻洞、穿孔”而不是“钻取出来”。(汪 旻)

《穷家富路》文不对题

第13页《穷家富路》一文,用“穷家富路”这一俗语作标题,在正文中也一再予以强调,然而,该文对这一俗语的理解与诠释却是不符合它本来的含义的。如此不尊重约定俗成的用法,随心所欲地滥用,殊不可取。

这个俗语也可作“贫家富路”,意思是说居家过日子可以精打细算、处处节俭,但如果离家外出,则要多带盘缠,以备不时之需,免得有意外用途时,因钱不凑手而为难。

《三侠五义》第二三回:“银子虽多,贤弟只管拿去。俗语说得好,‘穷家富路’。”杨大群《关东传奇》第六章:“俗话说‘穷家富路’嘛!你哪怕离开家门一步远,身上多带点钱

就有个仗势。”这些话说得有点夸张,但出门得多带点钱的道理却是实实在在的。很明显,“穷家富路”的重点是在“富路”上。

但该文作者却把“穷家富路”理解成“穷家走富路”。他引用刘殿龙的话作为诠释:“穷家要走富路,这个富路就是科学种田,科学养畜,农牧结合,勤劳致富。”这几句话自然正确,但用来解释“穷家富路”的含义却是和原意大相径庭的,纯属望文生义。用“穷家富路”来作本文的题目可说是文不对题,很不恰当的。

(辛南生)

这是“爱巢”吗?

“文明村户”一栏有篇文章:《小村筑爱巢 亲情暖童心》。看到该文的标题,我脑海中浮现的形象是:一对小夫妻,扎根“小村”,建立了温馨的两人世界;又创办了一所“希望小学”之类,让山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。

谁知读完全文,方知“谬以千里”矣。此文根本和小夫妻的恩爱无关,它说的是有“西北第一村”之称的陕西省三原县东周村,在村委会的建议和支持下,创办了一个类似 SOS 的儿童村机构,专门收养那些因父母服刑而沦

落社会的孩子。这个“儿童村”，便是东周人构筑的“爱巢”。

恍然大悟之后，重新品味标题，总觉得不对味。不错，“儿童村”是爱心的结晶，它的建成，体现了东周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博大慈爱的胸襟，值得大书特书；然而，能将“儿童村”称为“爱巢”吗？我以为是大谬不然的。

所谓“爱巢”，在实际运用中，总和男女之间的情爱有关，是有情人建立的家，是“比翼鸟”栖身的窝。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在新版中增收了这一词条，释义为：“指新房，也指年轻夫妻的幸福家庭。”大致不差。如果要顶真一下的话，我觉得“爱巢”虽在“年轻夫妻”中用得，但并不是“年轻夫妻”的专利。它是以“爱情”为标志，而不是以年龄为依据的。（朱补之）

“纹身”应为“文身”

第40页有“不用未经消毒的器具穿耳、纹身……”，这里的“纹身”应为“文身”。

纹，指丝织品上的花纹，也泛指一般的纹路或花纹，如指纹、木纹，是名词。

而“文身”的“文”为动词。文身，用针在人体上刺出图形，予以染色

或不染色，许多民族在早期发展阶段作为一种风俗；进入阶级社会后，用以表示等级身分或秘密社团成员的标志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有“越人断发文身”句。断发即截发使短，文身为刺皮肤作饰，此“饰”由“纹”表现，乃“文（刺）”所致，故“纹身”应改“文身”为正确。（万木丹）

“结膜囊”不是“角膜囊”

第45页《眼中异物巧清除》介绍了几种清除眼球表面异物的方法，对农民来说，较为实用。只是最后一种方法中提到“洗掉角膜囊中的异物”，似有知识性错误。

角膜，俗称黑眼珠。它是眼球壁外层即纤维膜的一部分，为椭圆形，完全透明，约占纤维膜的前1/6。这样一个眼球壁一部分的球面体，怎么能形成“囊”呢？

囊者，在医学上是指口袋样的组织、器官，如胆囊、肾囊等。眼科有泪囊、晶状体囊、结膜囊，但从无角膜囊之说。泪囊、晶状体囊与本文无关，毋需赘谈。要说结膜囊，先看结膜，它是一连接眼睑与眼球间的透明的薄层黏膜。结膜可分三部分，起始于上、下睑的睑缘后缘，覆盖于眼

睑里面的叫睑结膜；从睑部翻转覆盖在眼球前部巩膜表面止于角膜缘的叫球结膜；介于睑、球结膜之间的叫结膜上、下穹，又叫穹窿结膜。穹窿结膜为结膜最松弛的部分，由于其宽广而松弛遂形成横皱襞，有利于眼球的自由转动。结膜以上、下睑缘为外口，形成一囊（口袋样腔隙），角膜可为其底，称为结膜囊。

临床上，进入结膜囊的异物颇为多见。由于作者疏忽，加上角膜、结膜关系密切，以致将“结膜囊”误为“角膜囊”了。（孟昭鹏）

“忌口”的混乱

第44页《“坐月子”要不要忌口》一文，有多处逻辑混乱：

例一：“有的地方不让产妇产一月内进食一切荤食，更不允许吃鸡、鱼，……”用了副词“更”，说明是递进的关系，前者不让吃，后者更不让吃，两者有程度上的区别。然而，上句既然说是“一切荤食”，“鸡、鱼”之类自然包括其中，这个“更”字岂非用得莫名其妙？按照文意，“更”可改为“尤其”：在“一切”中突出“鸡、鱼”两种，庶几可通。

例二：“有的地方不让产妇吃生

冷食品，甚至把水果和西瓜也当作忌口的食物，……”在逻辑学中有属概念和种概念之分。“水果”是属概念，“西瓜”是水果中的一种，是种概念。属、种概念构成联合词组，其目的又不是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，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。

例三：“有条件的，可适当多吃些肉、蛋、鱼、乳、豆制品、新鲜蔬菜及水果，以促进乳汁分泌。如无条件吃这些食物，也要经常吃些鸡蛋、豆类、豆制品、青菜等。”这真是不说还不清楚，越说越糊涂。“如无条件吃这些食物”，“也要”如何如何，这是退而求其次的话。有条件吃前面的食物，无条件则吃后面的食物，两者本应泾渭分明。奇怪的是：前面有“豆制品”，后面也有“豆制品”；前面有“蛋”，后面则有“鸡蛋”；前面有“蔬菜”，后面则有“青菜”。明知别人“无条件吃”，还要强调“经常吃些”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（邢 罗）

此“东”非彼“东”

第53页《“东道主”的由来》一文告诉读者，“东道主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左传》中“烛之武退秦师”的一篇说辞，这是不错的；但作者把“东道主”

和古人的东主西宾扯到了一起,说:“在古代,人们的坐席是有着严格的主宾位之分的,经常尊东为主位,称西为宾位,现在的‘东道主’延续的就是这个意思”——这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。

不错,古时东、西是有主、宾之分的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:“主人就东阶,客就西阶。”后来便用“东”来指称主人。直到今天,我们的日常用语中还有东家以及房东、股东、店东之类。但“东道主”的“东”延续的并不是这个“意思”,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。

所谓“东道主”,就是东方道路上的主人。这里的“东”,是就方位而言的。烛之武所属的郑国,在地理位置上位于秦国的东面,秦国要与东方各国往来,必须经过郑国。正因为如此,烛之武对秦穆公委婉陈词:如果秦国不和晋国一起灭亡郑国,而是让郑国成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,那么,秦国使节出使东方各国时,郑国就可以负责招待,供给粮草旅舍,这对秦国有什么害处呢?这一席话说动了秦穆公,于是“秦晋联盟”便被攻破,秦国首先撤兵。东道主一词后来引申泛指招待客人的主人,和东、西已经无关,更和古人尊东为主位风马牛不相及。(于观吾)

“才女”三误

第57页的《才女试新郎》,说的是李清照的故事。新婚之夜,李清照自制一则谜语,来试试新郎赵明诚的才华。这则谜语生拼硬凑,连押韵都未做到,决不会出自“才女”之手,这是稍有谜语常识的人一读便知的;当然这类民间传说,似可不必在这方面较真。

本文想指出的是:这则传说的劈头第一句话,至少有三处失误。这句话是:“我国南宋时有位豆蔻年华的词苑新秀李清照……”失误之一:“豆蔻年华”的“寇”字是个明显错字,应为“蔻”字。“豆蔻年华”源于唐代杜牧的《赠别》诗:“娉娉袅袅十三余,豆蔻梢头二月初。”豆蔻是一种开有淡黄色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。

失误之二:李清照是位“跨时代”的人物,由北宋而南宋。她生于公元1084年,到了公元1127年南宋建立,已是43岁的“半老徐娘”了。“豆蔻年华”本指十三四岁的少女,用来指称此时的李清照,未免不伦不类。

失误之三:“词苑新秀”同属用词不当。苏轼和李清照分别是宋代

词坛豪放派和婉约派的代表。李清照的词,虽以南渡为界,在风格上具有明显变化,前期明丽,后期悲怆,但她决不是到了南宋才以“新秀”的面貌出现的。据南宋王灼《碧鸡漫志》载:李清照“自少年便有诗名,才力华赡,逼近前辈”。既然如此,“新秀”从何说起? (秦 超)

数字的漏洞

《农民文摘》大都是议论说明的文字。这类文字,准确地运用数字作依据是很重要的。可惜的是,本期《农民文摘》中的有些数字不免令人生疑。

第12页文中的第2节,举了陶李村种板栗的事例,说该村“人均拥有板栗1200株”,“1996年仅板栗一项全村人均收入超过100元。今后板栗仍是陶李村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”。其中的“100元”这个数字实在让人怀疑。诚然,这人均1200株板栗可能多数还没有收益,但这100元的人均收入未免是太低了。更需要注意的是,这100元是此村人的主要收入之一,这样的收入怎能称得上“致富”?也许这“100元”漏写了一个零。

第13页《穷家富路》的最后一节

有这样一句:刘殿龙家“农牧业各项收入近5万元,人均6600多元”。且不说文中没有点明这“近5万元”是否一年的收入,是哪一年的收入,就这两个数字本身,也让人糊涂。文中交代刘家“六口人”,照此, 6600×6 ,总收入仅近4万元;而 $5 \text{万元} \div 6$,人均就超过8000元。真不明白这笔账是怎么计算的。虽然句中有“近5万元”之“近”字,“6600多元”之“多”字,但也实在“近”得玄乎,“多”得离谱。

第60页“本刊讯”第9行,有“一年户均收入达2.5万~10万元”句。所谓“户均”,应是每户收入的平均数字,这数字自然只有一个。然而,句中的数字是“2.5万~10万元”,显然,这不是什么“户均收入”,而是农户收入幅度,最低的2.5万元,最高的达10万元。

16页右栏:“移入温室……矮化的香椿苗木高度一般在1.5厘米以下。”这个高度同样不可思议。此段文字前面说:“为适应温室高度……苗木必须矮化……进行2次闷尖……第二次在株高50厘米~60厘米时进行。”此时苗木高度已是0.5米了,所以上述1.5厘米似应为1.5米,相差100倍。

(屠林明 万木丹)

硌牙的“沙子”

非常遗憾,本期《农民文摘》未能消灭错别字,而且错得比较明显。现拣几粒硌牙的“沙子”示众:

第12页《发展农业不要冷落长远项目》:“今后板栗仍是陶李村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。”“板栗”应为“板栗”。

第15页《“钻核卖李”与专利品牌》:“现已为‘彩色兔’申请了专利。”“己”应为“已”。

第32页《吸毒贩毒将受哪些惩处》:“……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……”“拘役”应为“拘役”。

第52页《品读养生联》:“时代抗倭名将戚继光……”“时代”应为“明

代”。

第53页《“东道主”的由来》左栏倒数第4行“汜南”应为“汜南”。“汜”,音 sì,右偏旁为“巳”;“汜”,音 fàn,右偏旁为“巳”。

第54页左栏倒数第8行“截止目前”,“截止”应为“截至”。

从第61页起刊登的广告中错误特多,明显的有:

第61页:“蚊龙出水”应为“蛟龙出水”;“家俱”应为“家具”;“用与自行车”应为“用于自行车”。

第63页:“写出红、墨、绿等多种颜色的字”应为“写出红、黑、绿等多种颜色的字”;“以上如有吹骗”应为“以上如有欺骗”;“多用彭化机”应为“多用膨化机”。

第64页:“排忧解难”应为“排忧解难”。(飞 飞)

语丝

演奏音乐会

刘敬涛

中央电视台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的《新闻联播》节目和六日的《新闻三十分》节目,报道中国艺术节的活动时说:『闭幕后,中央交响乐团演奏了精彩的音乐会。』

音乐会是演奏乐曲的艺术活动,但只有『乐曲』可『演奏』,音乐会这种艺术形式只能『举办』或『演出』。上述句子应改为:

『闭幕后,中央交响乐团举办『精彩的音乐会。』或:『闭幕后,中央交响乐团演奏了精彩的中外名曲。』

惊见“同志”又一说

李小平

曾以为“同志”一词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称谓语,已不存在咬文嚼字的必要了。然而,现实并非如我们想象的这般简单。去年3月22日、29日和4月4日的黑龙江《生活报》广告栏,已经连续出现这样令人称奇的称呼——“耳聋、耳鸣同志们”。如此看来,对众所周知的“同志”再饶饶舌也是有必要的了。

“同志”指为共同的理想、事业而奋斗的人。就现代汉语的使用习惯而言,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:

其一为泛指,“同志”之前不加任何限制词。如,在与陌生人打招呼时称:“同志,您贵姓?”

其二为特指,“同志”之前要加限制词。如,“老张同志”“雷锋同志”。

其三为带修饰语的泛指或特指,“同志”之前加定语或状语,以定

语居多。如,“亲爱的同志们”“敬爱的邓小平同志”。

“耳聋、耳鸣同志们”这句称谓的问题在于,滥用特指限制词,而误将“耳聋”“耳鸣”两种疾病等同于疾病患者,结果导致语意歧义,称谓失礼。按照这一称谓,如果单纯地理解字面含义,那就成了对若干个名字叫“耳聋”“耳鸣”的人的称谓了;如果按“为共同理想、事业而奋斗”的逻辑意义去理解,则又成了对若干个为耳聋、耳鸣疾病而共同奋斗的人的称谓了。因为“同志”之称虽然在许多场合未必具有政治色彩,但其“志趣相同”的本意却是不能消失的。如此看“耳聋、耳鸣同志们”,意思岂不荒唐!

医疗广告中的文字要特别讲究准确、科学。此处“各位耳聋、耳鸣同志们”还是改作“各位耳聋、耳鸣患者”来得贴切。

话说《瞭望》上的两则广告

李春秀 岳方通

广告,在现代生活中,已是无处不在。然而,广告中的语言文字差错,却还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。笔者且就刊发于《瞭望》上的广告中的语病,试举两例分析如下:

何为跨“跨国公司”

“横跨轻工、电子、食品、印刷、海外跨国公司的大型孔府家酒集团已正式成立。”(1997年第9期)孔府家酒集团可以横跨电子、食品、印刷等行业,如何横跨“海外跨国公司”?“跨国公司”又叫“多国公司”,本身就是跨越了国家、地区或部门的企业集团,“跨跨国公司”其实还是跨国公司,双重“跨越”,实无必要。此外,句中的“轻工”与“电子、食品、印

刷”是属种概念的关系,前者包含后者,二者相提并用,不合逻辑。全句应改为“横跨电子、食品、印刷等轻工行业,拥有海外跨国公司的大型孔府家酒集团已正式成立”。

“谁”来“助一臂之力”

日本国 LBS 公司在1996年第52期上所作的广告说:“真诚地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能为双方在不同的国度里顺利开展业务、取得好上加好的成果而助一臂之力。”无独有偶,山东泰安工程机械总厂在1997年第12期上所作的广告也说:“我厂产品设计合理、操作方便……并以高质量的产品为您的行业助一臂之力。”这两个“助一臂之力”,都使人